

# 习惯

□南京 吴晓平

习惯一旦养成,改起来亦难。就说这垃圾分类吧。在我理解,所谓垃圾,就是不要的东西,随手扔掉就好。记得结婚前,我家连垃圾桶都没有,产生垃圾,就用旧报纸揉成一团,出门扔了就好,省钱省事还省了垃圾桶。结了婚就不行,妻子会给你立规矩,厨房的垃圾归厨房垃圾桶,客厅的垃圾归客厅,扔错了她会大惊小怪地把它重新拣出,然后没完没了地唠叨,韶得你耳屎哗哗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家早就实行垃圾分类了。不但垃圾分类,笤帚也分。总共没几间房,笤帚倒有三四把,扫客厅的不能扫厨房,扫厨房的不能扫卧室,还有专门扫厕所、扫阳台和扫室外楼梯过道的,老妻分得门清。有时我也想表现一下,比如看电视时偷偷吃了把花生米子,不小心漏一颗滚落沙发下;或者上床看书多吃了几颗梅子,梅子核掉床底下去了。怕老婆骂,我当然要拿笤帚悄悄扫掉。结果被老妻发现了,失惊打怪地追出来,一把夺过笤帚,跟在你屁股后面重新扫上一遍,还举着笤帚数落,这个地方该用什么笤帚,那个地方又该换什么笤帚,好像我专门不干好事,在家里传播细菌!

其实她讲的许多话,我根本记不清。笤帚就是笤帚,垃圾还是垃圾,管它橘子皮还是肉骨头,偷完嘴随手就往就近垃圾桶里一扔,胳膊窝

里擦擦油手就行,哪里记得那许多?

在家被管教不自由也就算了,智者都说家是爱情港湾,哲人又说,家是爱情的坟墓,那我在港湾或坟墓里一辈子淹死闷死也就罢了。出了门就是大丈夫的天下,应该纵横四海无拘无束才对。但现在垃圾分类,出门也没自由了。过去老妻一声吼,吃饱了别坐着,倒垃圾去!我是闻风而动,屁颠颠拎上垃圾,出了门往垃圾桶一扔,拍拍手就云游天下去也。现在不行了,老妻一声吼,我拎着垃圾无处走——去年试行垃圾分类,楼下门口的垃圾桶撤了,在小区东西北设了四五个临时点。我们小区很大,究竟是西边近,还是东边近些呢?好生踌躇!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临时点还不是全天开放,每晚只开放一段时间,过时不候。离我家较近的一个临时点,最近还出了点麻烦。靠近垃圾点的业主,嫌气味重,一个单元的几户人家联合维权,到了倒垃圾时间,堵在那儿不让放垃圾桶。先是开了辆破车,头朝外顶在那里,车头写了块牌:此处禁止倒垃圾。附近居民扔习惯了,还朝老地方扔,有的直接扔在车头上。维权者急了,干脆定时定点守在那里,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下好,居民干脆夜里悄悄扔。晨练跑步,发现原来好好一个干净小区,现在变得四处垃圾。

2800多户的小区,只有一处

建好的标准垃圾分类点,24小时开放。不是我懒,实在是离家太远。自从心脏装了支架后,医嘱多吃鱼,少吃肉,要吃也吃两条腿的鸡肉鸭肉。这就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鱼刺虾壳摆在家里,腥膻满屋,气味难闻。中午吃完饭,老妻洗碗,就叫我去倒垃圾。我因膝盖磨损,不良于行,终日放辆脚踏车在家门口代步。老妻说,正好让你发挥余热,骑脚踏车扔垃圾。只要今天吃鱼或其他重口味的物什,我就倒霉了。吃饱了饭,正是昏昏沉沉想眯一觉的大好时光,被老妻逼着,今儿个是鱼刺肉骨头,明儿个是鸡屎鸭肠,我一手扶龙头,一手拎着血水淋漓的垃圾袋,奋力踩着脚踏车去远方倒垃圾。

午后时光,冬阳正暖,树影扶疏,行人稀少,忽然想起30年前,南京城刚开始大规模建设时,开发商盲目拆了城南一些公共厕所,可怜背街小巷的老头儿老太,只能骑脚踏车去远方方便。当年我在《金陵晚报》主持“南京万象”栏目,一个新来的小记者写了篇《骑脚踏车上厕所》,平民视角,小中见大,俗中见雅,深刻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我大呼叫好,发了头条,此稿后来还在全国获奖。没想到今天我也成了老头儿,在高档新小区里也要骑上脚踏车扔垃圾了。细思历史轮回,不觉莞尔失笑……

# 花树葱茏乱也美

□山东新泰 王举芳

我爱花,也喜欢亲手种植花草草。我家阳台、窗台上满满当当全是花。每天清晨洗漱完毕,我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吃早餐,而是从客厅开始,一盆花一盆花的看哪一棵需要浇水施肥了,哪一棵花开了,哪一棵长骨朵了……一圈儿下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心情大好。我喜欢把时间浪费在看花这件美好的事情上。

我喜欢种花,却不怎么去规制它们,除了偶尔修剪残枝败叶,枯花病根,几乎是任它们自由生长。

有个同事喜欢制作盆景。从一棵小小的苗儿在盆里栽下的那天起,他已规划出它将来要长成的样子,一日日、一年年引导、绑扎、压拉、修剪等,数年后成景,果然和

他当初在图纸上设计的造型一般无二。那虬枝或横斜或凌然,枝上的叶子修剪得恰到好处,如一位美人,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

然而,我却不太喜欢,总觉得这样的盆景除了完美,暗隐着几分可怜,就像一个一出生,父母就为他设计好整个人生的孩子,或虽幸福,但也暗藏几分可悲。

去泰安拜谒岱庙,庙里面有很多历经沉厚岁月的古树。有一些树干已中空,繁茂的树枝倾垂,用钢管或水泥柱支撑,斜逸旁出或是横卧的姿态依然不失骨子里的浩然傲气与吸纳岁月风雨精华的精气神。我深深地敬仰每一棵古树,留恋驻足,不想离去。

曾见过一棵柏树,几株凌霄花一

步步攀上了它数米高的树梢,一路展叶一路开花,远远看去像新娘的奇美头纱,近看像飞流直下的花的瀑布。风猛然吹来,花凌乱,叶凌乱,一漾一漾,漾动生命的诗意波澜。

在公园散步,园林工人正辛勤修剪花木。冬青和柏树各自一株株排成队,整齐的程度不亚于列队的士兵。相比之下,花坛里的草花儿就显得随意多了,或低眉,或张扬,或手拉手如一群纯真的少年,或独自一隅默默吐露芳华,或放荡不羁,写着不惧被风雨侵蚀的情怀……这是一首多美的诗啊,严肃、活泼,用平平仄仄的情韵晕染时光的阑珊。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乱花迷人眼,植物蓬勃生长的每一种形态,都各有各的美。

# 初冬月夜

□四川绵阳 杨维兵

周日晚上,和几个朋友小聚后回家。走到楼下,脚不由自主踩了三次,声控灯没亮,恍然想起灯前几天坏了,物业还没人来修。见地上有自己的影子,惊奇之余,抬头看天,发现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天空。

莫名停住脚步,看很久没有认真看过的月亮。月亮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中散发着淡淡的光,照耀着初冬的城市。月亮周围几颗明亮的星星,似睡非睡地向世人诉说着天宫千年的变迁。月光洒落在城市的上空,被城市辉煌的灯光蚕食着,如果不留意,根本不能感觉到我们的头顶上还有一轮飘洒着亮光的圆月。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认真凝望和感知月亮的真正原因。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有月的夜

晚观察和仰望月空,感受着那份飘渺与皎洁,然后心随着月光一起飞向远方。学会吹口琴和竖笛后,我会在那样的夜晚站在院子旁边的一块高地上,吹出一首又一首的流行歌曲愉悦着父老乡亲,第二天,便有很多乡亲向父亲和母亲竖起大拇指,父亲和母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离开家乡后,我再也没有在浩瀚的月空下吹过口琴和竖笛,除了工作繁忙和技艺生疏,更主要是没有了欣赏月空、融入月夜的心境了。

猛然想起父亲,同样是这轮圆月,曾经为父亲照亮了五十六年时光。在百花争艳的春天,父亲顶着月光挑水、牵牛;在炎热的夏天,父亲就着月光收割小麦、播种玉米,沐着月光在院子里和左邻右舍

聊天乘凉;在金灿灿的秋天,父亲向着月亮三鞠躬,渴望来年有个好收成。如今,父亲长眠在家乡的小山坡,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细细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这轮曾经照亮无数故人的月亮依然以清亮的光照耀着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我,以及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未来,当我离开了,月亮依然是这枚月亮。哎,人的一生就那么三万天左右,我们何苦为了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干扰了自己的心智呢?

初冬的月夜很美,能够吃饱穿暖安居乐业的人间更美。仰望月空,脚踏实地,回家休整几个小时,然后怀着梦想,伴着清晨冉冉升起的旭日再出发。

# 忽有故人心上过

□福建漳州 胡美云

从前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问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风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过,乃是虹生与子潇。其中最喜欢的句子便是“忽有故人心上过”。每有读到,总能不自觉中就恍了神,前尘旧事于记忆里呼啸而来。

最喜欢的续句却是某个午后,电脑屏保上静静出现的“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

前些日子,在操场值日的间隙里偶然拾得了几个句子:“秋天是个奇妙的季节,每一缕风里,都戴着一个忽然想见的人。”发到朋友圈,一会儿,便收到一条留言:说到心坎里了。打开看时,是一位远在河南素未谋面的文友,也是老师,似乎和我一样,也是个中年人。

想到每年的九月开学后,给低年级的孩子们上课,讲到秋天,总是满目满心的喜悦之色,触目处皆是秋的丰收之喜:金色的稻子,雪白的棉花,彩色的果园……

课件配的图自然也是五彩斑斓的,满是收获的希望,这是孩子们送给我的秋天。但是,对于像我这样早已远离故乡农耕生活的中年人来说,熟悉幸福里却又莫名地染上了落寂。

再没有比人至中年更易怀旧、更易多思的了吧。尤其是在秋天这样的季节,许多时候,心底甚至想着,秋天这个季节,应该就是为中年人量身定做的了。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牵着一匹瘦马独自而行的马致远,一定是个中年人;月夜悲吟着“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南唐

# 母亲的手

□安徽利辛 毕侠

记忆中,我的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她无论是家里家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那年村里来了一个教裁剪的师傅,在村东头的杏花家新盖的房子里摆上两张八仙桌,村里的大姑娘和小媳妇都跑去学习,我母亲舍不得那十斤小麦的学费,没有报名。她常常抱着我弟弟去看,那些交了钱的学员高兴地围在教裁剪的师傅身边,问着那个问题。我母亲一边哄着我弟弟,一边侧耳倾听着。后来,她干脆站在小板凳上看,看老师的动作,看老师的手势。晚上母亲回到家,烧饭的时候,还拿着烧火棍在地上不停地画着。

几天后,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块花布,笑着对我说:“二丫,今天娘给你做一个外套。”母亲正在小方桌上画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有些疑惑:“二丫娘,你都没有去学过,你行吗?可别糟践那块布啊?”母亲没说话,瞪了我父亲一眼,父亲识趣地离开了。

我看到母亲拿着剪刀剪那块布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然后她眼睛一闭,一狠心,剪开了。全部剪好

后主李煜也是一个中年人;还有我们的诗圣杜甫,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写尽世间萧瑟与苍凉。而写出“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的白朴,此时也正急急行走在赶往中年的路上……

没有哪一个季节,能如此容易令人恍神。不过是某个午后,看阳光从窗前渐渐走远。忽然就有了感觉,叶子黄了,落了,一年又这样于静寂寂里悄悄地即将过去了,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只是在绿与黄之间,把时间的流逝演绎得无声无息。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那许多次的,我们以为的再平常不过的转身或者挥手作别,最后却都成了一别后的几年又几年,终究是再未相见。就像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二十几年的时光,还没细细回味,已不见了。

一起不见的,还有许许多多走着走着就散了的人。从前迈开脚步就能去叩开的熟悉的门,现在跋山涉水也未必能见一面。想到那时似乎也许下过许多以为一定可以实现的心愿:彼此不变,再见依然如昨天。但最后终究是散在了世界的不知道哪个角落里。

打开电脑,顺着“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的句子,竟查到还有下句: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

莫名地竟有了释然。那些在时间的河流里渐渐行远的人,那些在秋的的间隙里会忽从心上过的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日月光辉里,惟愿你我:淋雪白头,各自安好。

之后,母亲才拿着布去杏花家。杏花家有缝纫机,母亲拿出自己裁剪的布样,摆在缝纫机边,那些大姑娘和小媳妇都围过来。连裁剪师傅也来了,他看着母亲的布样,又看了看母亲,惊讶地说:“你是不是以前学过?剪得真好啊!”母亲笑了,她摇摇头,又点点头。

母亲的手巧从此出了名。母亲学什么像什么,她给我们做鞋子、织毛衣时,都会在鞋子和毛衣上做点花样,我那破了洞的裤子,母亲打补丁的时候,都会绣一朵花在上面。

就在村里人都夸母亲有一双巧手的时候,四十多岁的母亲一下子瘫痪在床,她的那双巧手也慢慢萎缩。母亲偶尔伸出骨瘦如柴的手,在她仰躺着的上方挥舞着,最后无力地垂了下去。我赶紧跑过去,问她想要什么,她摇摇头,泪水顺着眼角慢慢流淌。

我知道母亲的心思,那双曾经让她引以为傲的手,如今连一双筷子都拿不了,她的心会有多痛啊!可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握着她的手,陪她走过人生最后的日子。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657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